# 别人的太太

深夜，大厦内的住客都进入梦乡了，一对年青新婚男女在喜宴后，由两个好友送回家，其中一人先行离去，因我是伴郎，要留下来交待一些事情。

我们都有醉意，但新郎醉得特别厉害，躺在沙发上，脸红似关公，却仍然兴奋地大叫「我要洞房」。

站在一旁的我倍感惆怅，我最近失恋了，交待一切事情后，我向一对新人告辞。

「阿生，失恋算甚幺？我也试过！不要灰心，艳梅有一个表妹，我叫她介绍给你，老婆，替我安慰阿生，介绍你表妹给他吧！」新郎说完，沉沉大睡。

二十二岁的新娘李艳梅，有六成醉意，平时本已艳压□芳的她，由于高兴，又化了妆，此刻简直美若天仙。

她身穿一件低胸晚装，魔鬼的身材半露，上身的两条吊带突出她那幼滑而雪白的肩和背，下身那开叉似的旗袍，使她骄人的美腿表露无遣，如此佳人，使我又羡慕又□忌又悲哀！

李艳梅假装生气喝叫丈夫入房去，没有回应，她打他的脸，拧他的大腿，也没有用，便弯腰抬起新郎的头，对我说：「麻烦你帮忙抬这蠢货入房！」

看着新娘艳如桃李的脸颊，晶莹欲滴的水汪汪大眼睛，似火的红唇而又含情带笑，我在刹那间惊为天人，我反而靠我近她，突然心中一阵狂跳！

看见弯腰的新娘一对人间极品的乳房，完全外露，白里透红，涨满，巨大结实！她努力在抬丈夫的头，一双大豪乳在我面前沉甸甸地荡来荡去。

她那半醉媚眼在斜视，好象在说：「还不快些……」

我兴奋地脱下裤子，拉下新娘的内裤，手抱她腰肢一收，另一只手握住阳具一插，新娘骚叫一声，两只大肉弹在狂跳，被我两手力握，她扭动屁股在挣扎，我则狂吻新娘的小嘴，不能自制地向她侵犯。

「你在想甚幺？还不快些……帮忙，算了，就让他在沙发上休息吧！」

李艳梅放下新郎的头，坐在另一张沙发上说：「你那前度女友，又怎比得上我表妹人材出众，别担心，过两天介绍给你！」

我如梦初醒，在幻想中惊醒，不安而内疚！

我坐在新娘前面，点上香烟，心情逐渐平静，却忽然对在沙发上烂醉如泥的新郎十分愤怒，洞房花烛夜他竟然……

在闲谈中，我告诉新娘子，如今每个男人在结婚之前多数有性经验了，或许嫖妓，或与其它女人做过爱！

我的话刺痛了半醉的新娘，使她想起新郎说在几天之前，受了邻居少妇的引诱，而和她做爱。

新娘嘲讽地看了我下身一眼，带刺地说：「你的女友不要你，可能是你阳萎吧！外表强壮的男人，极可能是太监！」

她狂笑得双□波涛汹涌，一边的吊带下滑至腰，一只胀卜卜乳房现了形，挺立，壮观而迷人。

我看得呆了，心想：「我是否太监，你一试就知，说不定使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！」我见新娘闭上双眼不动，一双大乳挺立在我面前，看得我的火炮在裤子内挣扎跳跃。

我忍无可忍，酒又壮了我的胆，她的闭眼和刚才豪放的言论，使我悄悄跪在新娘身旁，以手指拨弄，轻揉她的乳头。

啊！乳头粗硬如莲子了，两只大肉弹骚动了，后浪推前浪地起伏不已。

我双手力握乳房三分之二的圆周，顺势拉倒她，新娘半裸仰卧在沙发上了，我用手搓揉，用嘴唅吮乳头，不能自制地在把玩。

新娘显然不知发生甚幺事，壮大了我的胆，我另一只手在她幼滑双腿之间，进侵穿透她的内裤，抚摸一片湿润的阴户。

李艳梅知道我在侵犯她，便挣扎起来，整理好衣服，也不责骂我，只是说：「我要睡了，太夜了，你走吧！」她步伐不稳地走进卧房，我也清醒过来，惭愧地走向大门。

已经是深夜二时许了，窗外吹来一阵南风，吹去了她身上的闷热，转眼之间，她被吹得眼倦欲眠，欲睡还醒，脑海似梦非梦时，见到那醉倒在沙发上的丈夫，笑嘻嘻地走进卧房，说要洞房。

新郎一手把李艳梅腰肢抱住，一手伸入她的内衣，搓揉着她的乳房，他一面情意殷殷，诉说那单思之苦，李艳梅亦向丈夫伸诉新婚夜的孤眠独枕。